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八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賦

海甯塘賦 癸卯

北海竄造乎東海主人之廬前謁而請曰僕嘗誦木主簿儁麗之賦繹梅仙尉鴻博之章愜心夸目有志望洋竊嘗駕飛雲裹饑糧望洽蕩盡絃滄破巨浪迴風檣旣遵循其涯涘而周觀乎捍海之塘退乃厯考史乘博覽圖經多識前代之載然後知往古所經營主人亦願聞其沿革而審識其廢興乎主人曰唯唯賓曰蓋聞塘之

見於往牒也始自有唐貞觀之年兆基不得而言矣是時海濱之縣號曰鹽官長互淞江舊跡聿傳厥後重築實維開元在宋宣和集事污庫乃有鐵符以爲靈異驅役而堵浣演則淳熙之繕治也博士以靖波盪則嘉定之防制也至於抵禦衰而鏖鬪甚瀚淳作而陂隄搖大德延祐集議嘒嘒籟條鱗次參差下以捍潮規度趨起閭閻繹麟醮禳屢舉不懾怒濤是以泰定致和之間宣召臣庶焦勞深宮然而謀石建而不就議版築而無功此則有元修舉之大略也逮乎前明法制載更永樂之朝孟侯肇祀而患平成化之代沈丞揆策而利興自時

厥後鞭臨平安吉之石巖塘夫役銀之令樾組星聯副
隄雲互其物則有石櫃竹絡鐵錠木孔之屬鑿鑿以爲
堅勁其人則有成均錢山蘇湖劉元瀚之徒後先以相
標映或謀而施或略而定宏治以降及乎崇禎未有不
以斯塘爲病者也夫潮之入江也溲滅濇溷沆瀣沖澗
龕山赭山夾峙海中束不得肆於是鼓怒而迴東其迴
也又有石墩之山障其來而從龍海暨陡而洩潮激其
氣滄潔拗而鹽官當其衝故其潰也若摧枯朽之無所
事力其築也若鑄金石之難乎爲功觀於疇曩之所紀
抑亦得失之叢也若夫坡陀陳寔之筑壯萬柳淇輔之

連延蒲岐蒲畧護安撫安固陳蹟之具在亦捍衛所宜
先然而爲害猶淺創制非艱雖有作者姑闕略而舍旃
主人於是默然有閒蹶然而哈曰異乎哉客之爰咨也
馳騁末流而鋪張其權宜愕眙往事而費昧於宏規曾
亦覩

聖清之所以平治者乎今將第先臣之嘉頌舉碩彥之
偉辭謹爲吾子揚摧而陳之夫飛滂相礮雲奔雨屑防
禦之阻海甯爲烈則信如吾子之說焉往者涓澗爲災
有事陵邁收賦威刑京倉不發羣下奉令玩愒歲月困
未蘇而民重勞工未半而財已竭積歲乃成崇朝而決

及我

皇朝之受命也

列聖相承靈海順晏飛沫不驚云濤永奠猶復

軫念海邦塵勞宵旰設專司之官定歲修之典庶民子

來維

上所遣

世宗憲皇帝繼天出治握乾闥坤遐稽職方邇察見聞
籌預先事屢

詔廷臣疏赭山泱漭之積通潮汐噓噏之門赫輝煌以
立廟爰敬恭於明神爾乃

頡頏號沛溫綸圖久遠致豐殷嗟土塘之泓瀼舍其舊
而謀新易石層構比象魚鱗發禁財以千萬非珍惜之
所云於是神僊競勤巧輪奔走量徑輪度廣袤遠物至
殊材購募萬世而峭崿程瑰瑋而齊奏迨

高宗純皇帝之踐祚也兩山之壩崇乎其基六和之塔
矗乎其規中壘倏開一昔而泊洵至誠之昭格非人力
所能爲九年之春魚鱗大塘入告工訖六千餘丈偃蹇
坦率洋洋

帝謨耿耿

先烈

皇曰吁哉民不遑逸犒勤賞功差厥等列督役之臣超擢顯秩旣奏膚功而

洪恩又如斯其盈溢也賓曰幸哉僕得聞

國美於今茲也雖然是役也蓋海甯城外迤東而迤西者也若夫鹽倉以抵章庵則柴塘四千餘丈在焉僕聞其地跣踣湛灑版沙渺瀰石不得下木不能支其胡以屹崇墉而託喬基乎主人曰然哉固將語子以

聖神之廣運

指示之機宜昔我

高宗皇帝嘗四幸海甯矣其始幸也歲在二元默敦牂

懷柔百神遊豫萬方

親問民瘼至乎錢唐

行在駐蹕將有事於海塘曰吾詰朝爰方啟行羣從以爲沮洳不足以辱萬騎險阻不足以幸六龍驚浪駭水勞我

聖躬

天子曰朕省方而問俗孰與康居乎法宮於是屈

至尊損服御減陪乘卻玉輅駕彼駿駁明發而去時則千官萬品之盛整儀而景從曾般王爾之徒驩謠乎道

路

便旋鹽官之區晞暎柴塘之上審曲面勢登高而望瀛
潤哉決漑之波漉漫哉厖擊之浪淳滴譎變不可名狀
試下木椿

命彼營匠礮重礪而不入沙澆澆以蕩漾改柴塘其實
難信活沙之不安羣臣進曰柴塘之內其土始堅弗畏
暴灑工可以先

天子曰斯乃抱火厝積薪寢其上而以爲安也夫策遠
慮者將以免近憂恤民隱者將以握全謀舍柴塘而弗
顧築新塘而障流新塘之外欲保無繇其中乃有桑麻
井野廬墓田疇赤子之所遂長先民之所綢繆浥彼注

茲誰執其咎遂乃仍舊貫作保障增坦水壘陂塘念物
力之艱難復興發夫白藏於是

上躋乎尖塔之山

相羊乎陳氏之園壑

錫嘉名是曰安瀾

望告大禹則會稽之遺蹟改焉

瞻謁海神則

先皇之御碑在焉浩浩黔黎法泐渤澥時輾轉乎

宸衷恆恍然而莫解泊乎旃蒙作噩之歲涓吉日踵盛

典

普德音

巡玉輦

布漚化於石門駐紫纜之朱幃曰昔頓轡於杭州來海甯而已緩予先務之爲急從別港而非遠乃

命舟牧朕將舍陸而循溪於是浮鷁首翳華芝之揚翠蓋建羽旗瞬息長安之壩

御舟迅駛而若飛

天子於是弭節隅園重駕相視嗟泓淪之爲災乃盤盪其若此漚穰穰磊驚我赤子昔築坦水六尋而止非所以戒不虞壯靈址蓋是歲所增建者至於四百六十餘

丈而

聖恩方有加而靡已賓曰

帝經畫斯塘而豐沛吾民者若斯其急乎主人曰此乃所謂權輿耳夫襄岸夷塗始稱備美草木之質積久胡恃然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且夫鴻流泛濫放勳變之而不能宅焉元圭八年萬方稼穡斯乃文命氏之所以基王迹也海隅溢湧

列聖籌之而未底績焉魚鱗大塘福彼蒼赤斯我

世宗憲皇帝之所以立皇極也柴塘硯礮

帝始度之而未獲策焉申命重勘終易以石斯我

高宗純皇帝之所以懋聖德也蓋

帝之三幸海濱也實惟上章因敦之年其時柴塘之外
長波瀾汗水趨北而激轉勢呀呷以盤旋塘芻芻其隆
頽障恣決以實難荷戕風之起惡嗟黔首其魚焉

聖上惻然以恩慨然以歎臨塘躊躇奮乎獨斷謂柴塘
之綿延四千二百有餘丈豈活沙之瀾厓終弗獲乎土
壤庶悉心以拓制朕無愛乎國帑乃

命太府使出邦甸

詔鄉帥使帥民夫縣士方士聚眾而趨伐木於越采石
於吳鑿材異質絡繹道塗荷繡成雲舉奮若鳧然而影

沙礫石萬口籲呼汕涇不下無異往初旣硤礪以前卻
空擬議於工徒忽有龐眉來告程式試大竹以舉扞視
沙窩而爲則乃下椿以夯築將入土而崩劣惟一木其
難支必五木齊下而始克言已告退恍恍惚惚不可蹤
跡蓋明神之效靈咸舉手而加額於是厭庶舞蹈工師
悅釋措礫石於澗澗瀆瀑之中果揚靈而播潤集艱大
於羣力是塘也蓋經始於

三幸之年閱四載至乎昭陽單闕而四千餘丈之柴塘
已葺事而紀勤賓曰僕聞怪神之事夫子不語山海之
經奇誕無徵吾子毋乃神其說而未足憑乎主人曰客

乃園域乎方隅而不知

聖人之所以享天心也昔者夏后氏登嶽而獲金字玉
簡之書導川而得黃龍元龜之瑞用以指蒙迷覺經緯
底功業安倫類夫匹夫臨機而兀臬天將啟心而基謀
矧

聖者之所爲恆請籲而獨憂是以天人合應誠感昭休
祥符立臻聿來告猶於斯之時霾曠潛消澗淪不矍虹
申竝亘無有垠鏘蕩蕩平平

皇圖式廓沐浴福應頌聲交作至乎明年
帝親臨觀遐邇臣民怵迎

天顏雜沓從萃輳輻摩肩仁貽駢坐雷聲動驪拜手稽首

聖上同天僉曰於鑠哉自剖判以來未有舉大工而不驚巡海澨而問艱運萬寓於几席籌兆民之生全如我聖清者也

天子猶復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命下土牛以實溝槽樹柳杞以周金隄作新廟而答覲紀靈蹟而賦詩而又

念范公塘之尙未盡善也重發五百萬於大內接建二千丈之石隄期致功以程巧取殊裁於前規逾年歲役

靡險不夷暫勞永逸

皇心悅怡是以

成謨丕著

家法遠垂

聖子

神孫以矩以規至於今日

恩諭疊布鉅工屢施大臣測視

九重運思海隅之國地沃野滋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其
其雍熙蓋

國家於捍海之塘其勤勞而無倦也如斯故夫神靈貺

佑符命非一嘉祥徽顯感事而出颺絕馬銜之居浪靜
龜鼈之穴海童宴語陽侯守律涉人舟于不逢異物通
河漲沙之類以爲常有猶未能窮之於筆前代修築之
規摹庸可竝世而論同年而說哉今吾子擴擴舊編來
相告語躍聞而疑覲味今而榮古是猶侈治水之功以
白圭爲愈禹也曾

帝力之不知雖繁稱而奚取賓於是矍矍失所曹若良
久憊然而歎曰僕所謂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
知地之厚游覽宇下而不知

列聖之納民於仁壽也而今而後滌瑕蕩垢清周洋洋

克奠巖峻永固隄防安瀕海之家室來絕域之梯航僕
願忭舞於鏡清砥平之中而日頌
聖壽之無疆

太陽生日賦

維莫之春旬有九日董子覺軒自高唐之故里來城西
之草堂徐子同叔止而觴之已乃出門野眺攜手徜徉
入其闈閣折而南行至月湖之西曲過日月之新宮在湖
尾俗謂之太陽殿乾隆鄞縣志未載見朱門之洞闕眾
蓋此時尙未建也近日新志亦失之攘攘以憧憧喧士女之雜遝僉膜拜乎其中怪而詰之
則曰是日也太陽之生日也誦元文與梵典肆伐鼓而

考鐘祝天上之聖壽將獲福以無窮二子笑而去之既而董子問於徐子曰禮若是其野乎徐子曰夫朝日而夕月乃天子之事守彼僧道之歛錢於典禮乎奚有董子曰是則然矣顧嘗見省中之頒時憲書也舉神示之誕生紛卷終而竝列生太陽於仲冬惟仲旬之九日欲私議其無徵早見稱於著述

玉芝堂談薈第一卷云十一月十九日日光天子生

于村度其用心蓋陽生於子月謂陽生卽日生斯猶有意之可說也而必以十九日爲生朝則眞無理之可詰也且夫天無二日書則同文縱立說之荒謬豈易地而異云何居乎吾鄉之故事乃復以今日爲降神不改日

而改月而易子以爲辰斯豈有異闢乎又何以說之紛
紜也徐子於是愀然改容正襟危坐而言曰吁嗟乎噫
嘻此其事證昉於我

聖朝順康之闢沿流以至乎今日則旣歷二百有餘年
矣父老之所不遺紀載之所未編諱也而祕之遠也而
失之是以後世無傳焉然而吾知之吾能言之今夫三
月十九日非他故明莊烈皇帝殉社稷之辰也日維子
卯歲在甲申虞淵墜北陸晉魯陽揮而不返夸父追而
逸巡是時忠義之士尤莫盛於吾鄞世祿華胄先朝遺
紳粉榆故老薇蕨頑民知

景命之有屬眾歸往於

聖人而其黍離麥秀之觸處而哀感者恆鬱鬱而莫伸
歲以是日弔其故君被髮野祭慟哭海濱遠方袍而禮
佛集羽衣以朝真然而黃疏告哀青詞薦福始稽首以
默禱繼露章而披讀而苟仍勝國之徽稱頌神號於太
祝縱

熙朝之不諱夫不亦驚耳而駭目乎於是乃神其說而
愚其人易其名而隱其實而詭而揚於眾曰是日也太
陽之生日也夫太陽日也日者君也故君不可以灼言
故易人鬼爲天神天神不可以有忌故易國恤爲生辰

斯實惟吾鄉先生不得已之苦心隱恨其事可以感風
雷而其志可以泣鬼神其時蓋相視而其喻其故則嗚
咽而難陳年運而往莫知其因乃今而始得與吾子昌
言而細論之也夫耆舊之動止桑梓之所則倣也薦紳
之話言緇黃之所奉教也信俗語爲丹青據吾言爲典
要彼不識君子之所爲徒遺神而取貌舍其舊而謀新
遂轉圜以改調十一月十九日之說蓋出自道書舊時
吾鄉未必不爾諸先生欲愚僧道想必
有說以更正之使舍汝而從我也
浸假而狀其尊嚴浸假而建之宮廟
由日及月象形惟肖惑眾筭歛奉事二曜故事則會眾
而歲舉故國則無人而憑弔後之君子昧其本初覩其

末節歎斯禮之犯分笑其期之區別壹知夫愚僧詐道
之矯舉而不知其爲忠臣義士之碧血也董子聞之爽
然若失瞿然而下拜曰有是哉我未之前覺也此則吾
鄉先生之靈所默牖子以相告者也夫論有古而非實
語有新而可憑聽子言之侃侃動余心以怦怦余旣驚
喜而誠服夫何事曲引而旁徵抑二氏之荒唐雖不辨
而奚害而吾子之論議實先民所嘉賴盍卽以今茲之
問答縷敷陳乎精墨豈惟是畱掌故於甬句抑將使天
下後世知吾鄞爲忠義之鄉而秉禮之國也

新溪歸隱圖賦

有陸君者家於鷺湖行年五十瀟灑自如卜薪溪之鷺
嶺作生壙於其墟贅世繭室之榻耐辱觀素之居迺召
畫師畫其大都肖象於右飄飄衫裾其山蔥鬱其水盤
紆其壙墳鬲其人清臞肇錫嘉名是爲薪溪歸隱之圖
繪事旣畢展圖於堂時日和美揖客而觴之客有前席
輟酌而起曰異乎哉吾子之以歸隱名此也走實不材
未喻其旨厥有鄙言敬陳吾子今夫士或簪組於朝廟
忽不意而鞢鞢於山林優游乎浮湛乎雖入山未必其
果深亦將瞻矚高蹈而欽贊其遐心目之爲隱無古今
也今君少負才華一擊不中而潛於家咀經嚼史雅雅

魚魚名不列宦策身不出田廬安素位而守志願自託於農夫且夫與世相忤而矢志泉石者隱之迹也與世兩忘而遺棄一切者隱之實也獨樂其樂不佛不仙忍置其置非狂非狷蟬蛸日暮一蝨於天地之間則已視夫愛惡哀樂之縈擾而無端者皆一毫不足以累其天此肥遯之志所由不可挽而碩隱之名乃於是而傳也今君修其人紀聿有令譽不夙則暮搢持門閭生安死哀伯姊諸姑歲不登而黨人飽時不利而里人媮當務之急交贊其輸勤勤於鄉懼懼於家曾勞勩之不恤抑未嘗跳身於空虛以隱自表不亦誣乎主人於是歛襟

而答曰美哉僕得聞茲諷議也雖然客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僕蓋嘗聞諸老者之言曰生吾精也而死吾覺也又聞諸佛者之言曰生吾幻也而死吾漫也又嘗受教於吾儒者之言曰生吾順也而死吾隱也世有達人聞其言而若疑而若信也而返視乎吾生之有涯乃恍然大覺乎百年之不容於一瞬也等富貴於浮雲視勢燄爲灰燼受身後之大名亦旣死而無聞彼將視顏閔與躡蹠同長夜於一櫬悟造物之勞我誓不肯以身徇姑逸樂以自娛終泯泯而無愠此其決然於了悟若可以謂之眞隱然而當其浮泊於斯世也則已爲虛

生爲妄溷久物化於不化之日而奚俟乎蓋棺而定論
僕則以爲天地之生人也三公四民序不容紊紛紛紜
紜各有其分統人事之交迫會有生而相趁知前定之
有因吾劬勞其焉吝苟不負乎此生乃卽死而無恨當
退而縮當進而奮倦則思息視乎其運生吾慎矣沒吾
順矣使營菟裘吾將隱矣是則僕所由命名之說夫固
與林下諸公殊其迹而又與達人高士異其實者也客
聞而喜忘言相視洗盞更酌盡歡乃曰明日俸來以告
徐子徐子蹶然而笑曰爲此說者其知道乎吾聞之也
學而不已闕棺乃止又聞之也生盡其力望壙知息彼

陸君者事委化而行語稱情而出豈必蘄附乎古人而何其與韓嬰列禦寇之言合符節也自茲以往居易任天盡其在我徜徉餘年作圖戲耳歸隱未也聊記斯言以告觀者

先師王綱齋先生語余曰吾嘗夜中不寐環念身世非特富貴利達盡如夢幻卽立德功言坐致不朽亦與我旣化之身絲毫無關一念到此覺萬慮灰冷無事可作旣而又轉一念謂苟若此是我未死於此身旣死之日而已死於今日未死之日矣天地生我自何位置何得以虛度時日者辜負生成乃知先輩所

謂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是悟後語非忙前語也
余嘗心識其言咸豐丁巳陸君以歸隱圖屬賦睹其
命名忽感先師之說卽以此旨託爲陸君之言蓋亡
是子虛賦家有此體例不必果出陸君意也同治乙
丑十二月二十五夕柳泉記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八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三十九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詞 祭文

翰林院編修同年周君哀詞 癸酉

同治十二年正月十四日翰林院編修周君子青卒於京邸年四十有九嗚呼哀哉二月二十日訃至時其孤行清方以前年歸娶於是其弟蕙山孝廉摒擋行資使往迎櫬四月二十八日至鄞脫輜於江東之梅山池庵明月十有一日入城東門出南門殯於家治喪受弔十有三日厝於家園先日孝廉來告謂余當累其德行余

與君同薦於鄉至是交君將三十年悲君之稚有聞而
坎廩於其繼也甫得志可光顯而卒無成也故爲文以
哀之君諱岱譜名良釗字魯宗子青其自號也道光二
十六年舉人分教覺羅未滿中同治四年進士授翰林
院庶吉士八年散館授今職年不竟學遽卒於官嗚呼
哀哉其詞曰

紛敷華之旖旎兮倏從風而飛颺信芳菲之將歇兮盍
夷猶乎梓桑昔聞君在髫年兮早有譽於圭華授科名
如拾芥兮羨蘭馨而芝茁胡始銳而終鈍兮蹇濡滯以
落寞嗟乘時之不利兮每鉏鋸於枘鑿路修遠以多艱

兮幾委命於溝壑夜登屋以裸匿兮過傅莊而罄囊邇
吾道以乘桴兮渡黑水而颺作顧壯心之未已兮曾不
悔夫北征果雲中之高舉兮題雁塔以成名翔木天而
容與兮蹈玉階之巽崢始失職以廓落兮時不來而固
窮旣頭銜之清貴兮兩有連於豪宗託援繫爲依倚兮
柰人心之不同或媒勞而恩絕兮或謹美而交忠知子
之好芳草兮遠不忘夫爾貽望瑤臺之偃蹇兮曰勉旃
而無疑居不易而可畱兮愬故宇之懷思樂新知而久
要兮縱蜷局其安之嗚呼哀哉彼瑣瑣而申申兮固以
蘭爲可恃也曾不知愛汝者肫肫而拳拳兮忽舍汝而

溘死也達赴告於京國兮悲將伯之云亡在羈旅而自
憐兮極勞心以遠望併新愁於宿疴兮形銷鑠而痠傷
不自聊於歲暮兮遽奄化於春陽嗚呼哀哉當年歲之
未晏兮去白日而長夜來同人以視舍兮宿

帝郊而暫舍發天津以航海兮指浙水以南下及甬東
而脫轡兮時已窮乎孟夏嗚呼哀哉荷先德而崛興兮
奚壽命之弗將方棣萼之薿薿兮忽剝折其雁行心惘
款而朴忠兮豈有憾於彼蒼練世故而性拙兮知吏才
之求長倘受

命而與學兮必盡職於文章徒及門之被教兮感師恩

以故鄉嗚呼哀哉謂蒼蒼者之茫茫兮德靡幽而弗光謂
蒼蒼者之彰彰兮畀之才而未央現曇花於一瞬兮羌無
異乎眾芳聊陳詞而抒哀兮霑余襟之浪浪亂曰
魂歸來兮反故居像設室兮容顏臞吳羹越酒兮君所
娛啟爾後兮終令圖魂歸來兮歸來乎聽我詞兮君勿
吁嗚呼哀哉

周仲雲哀詞 有序 丙午

余年十九間字於絅齋王先生既與同學相見見同歲
生周仲雲行步蹒跚短身貌不揚及出所業驚異之仲
雲爲抑齋先生仲子始王先生與吾伯兄醒墨先生同

出其門以是益親愛閒一年王先生返溪上仲雲亦出
爲童子師不得常相見然歲必一二來吾家每來不飲
酒喜高歌而大口無正音聞仲雲歌無不掩口笑者仲
雲文章不習時好試於有司同曹無或知仲雲名仲雲
亦殊蔑視之余兄弟所爲文亦頗爲儕輩非笑而仲雲
心獨憊他時閉目踞胡牀余刺取同時諸君及余兄弟
所爲者錯誦其側仲雲張目辨別之以爲笑樂其試於
有司也能一日成十餘藝皆可觀旣不遇所常與交者
則多取功名以去而私以意繫短長未嘗或過之以是
數悲嘯不稱意王先生自以師門之感思追其恩遇以

洞兮草蕪松柏兮載枯獨飛鳴兮祥鳥雲車兮風馬君
之來兮我心寫繫馬兮庭樹停車兮階下入砥室兮登
瓊堂瞻蘭楣兮臨蒨房鄧之人兮思君不忘層臺邃宇
兮樂未央東有橋兮邈迤橋下水兮瀾瀾君俯仰兮低
回懷故土兮悲不已我有美味兮佐甘果兮餉之我有
旨酒兮汲溪水兮釀之我卜築兮寢宮白髮來降兮君
無恫我在寢兮載獻白髮來享兮君無怨入藹藹兮出
熙熙君在堂兮綵衣吹白華兮奏瓊笙君聽之兮和且
平哀莫哀兮枯桑樂莫樂兮壽康君之去兮優有辭惠
我高堂兮眉壽無疆

除夜迎神辭三章 甲辰

若有神兮迷離容黯黝兮怪奇左手兮兼金右手兮毛
錐兀獨立兮在上羌顧余兮笑嬉心懔懔兮願畱託巫
咸兮陳辭賜余右兮多文畀余左兮多貲多貲兮作大
賈多文兮好爵而縻之

右魁斗

若有神兮渺茫條倏兮忽藏褐衣兮泥首我冠兮趨踰
千秋兮萬歲酒醴兮笙簧汝下民兮敢侮耿威靈兮在
旁矢敬恭兮無悔神權輪兮宴康橫九州兮被四海焱
動聽兮上皇帝愕咨兮何神天闔奏帝兮曰氏孔而字

方帝不憚兮謫巫咸胡作福兮降殃俾眾生兮顛倒逝
擯棄兮要荒巫咸兮諫帝語祕兮辭詳帝太息兮不語
神笑樂兮徜徉心低徊兮顧懷懼神怒兮不祥使我無
故兮得金錢敬再拜兮奉觴

右錢神

若有神兮儒之徒名長恩兮司書駕龍兮驂螭終歲兮
躊躇祀杳杳兮忽諸君四望兮餒而倏東行兮海隅羌
翩翩兮格余手矢兮腰弧下來兮蓬廬朝翦兮白魚暮
滅兮蚬魚歲晏兮日除春酒兮生芻君之來兮帝都君
之往兮太虛金題兮玉躡縹緗兮紗幘千秋兮萬歲笑

樂兮于胥

右司書鬼

祭賀監文

昔靈武之振旅實中興乎有唐而乾元之下詔獨追憶
諷諫而不忘豈不以甘盤之舊學每遇事而多匡惟早
卜蜀道之險阻而又預識陝邸之足以舉鼎而重光故
飄然以遠去若獨醉而獨狂哥奴方戀戀於荆棘忽慨
慕乎鶴駕之翱翔縱月堂崖窅而深阻其敢加繳於千
仞之鳳凰謫仙希風廣成而蕩漾乎浮世猶流離於夜
郎乃不覺低徊我四明稽山之故宅長對酒相憶以情

傷緇風流之清鑑山高高而水長邈千里其相感況吾
儕幸生乎其鄉在元和之己亥有人見公負笈而徜徉
神仙每樂思乎故土公殆遊戲於二百八十峯而下來
乎十洲三島之旁乃爲迎神之辭曰

沙鳥兮雲峯明發兮曙鐘君之來兮騎馬聽鄉音兮君
下湖水兮門前君之來兮乘船春風兮柳絲攀還舸兮
繫之照城隅兮桃李薦仙實兮君喜銀鏤兮銀盤進鄉
味兮君歡人事兮消磨歲月兮浸多君念我兮同德倘
相見兮相識我迎君來兮觴君兮舊祠我送君去兮歌
君兮新詩禔禔兮熙熙顧明德兮吐正辭爛遺光兮流

禩祺

四明岳忠武王廟徐氏歲祭文 丙寅

浩氣充塞乎霄壤巨九州而無不之矧天步艱難於海
國王心實念茲而在茲赫於昭之英爽歷萬古如一時
夫豈惟王心瞻念乎茲土我父老猶至今其王思昔六
龍之來幸避勁敵之窮迫惟張俊之至止受寵命於憂
危彼垂涎於王爵又迫於隱士之相規集高橋之眾力
俸爲進之少推甫告捷於昌國忽棄甲而奔綏以至御
舟飄泊於滄頭百姓喋血於山陲嗟喪師而誤國罪非
俊武王廟是時也杜充開閫於建康而辱王以偏裨

破張用與王善一小試其機宜驍李威於長蘆揚燈城
而出奇倏金人之大至乃與成併力以相持王窮泣而
請戰充閉門而恬嬉及太平之旣陷始悔恨於墜膽遂
度關以相犯舉朝失色而獻欬籌航海之下策來明州
以戒期而王方退屯於蔣山隔江浙之倭遲聞乘輿之
所在徒引領東望而涕洟嗟乎握兵柄如充俊而叛降
而奔隳而以王之忠勇獨兵微而位卑然而仰精忠於
當日惟視力所能爲雖鞭長之莫及猶慷慨以指揮戰
廣德以六捷縛王權之渠魁旣用降而縱擊復大敗夫
宣化之將何故金人方逞志於明越而已喪膽墮魄於

岳軍之背寇嗟乎當相州之進見備命王以視師扶將
傾之大廈料一木之可支縱不幸其播遷王或爲浙東
制置之畱司將轉敗以爲功其必有大異乎諸將之設
施乾坤賴之以再造土庶亦託廕於王慈何至泥馬備
嘗夫險阻而令強敵披猖慘毒以至斯我先人之讀史
感王忠而嗟咨謂斯人實遐荒僻壤所敬仰不可以股
肱之舊郡而無祠祠垂成而遐棄懼後來之棄基幸同
志之共濟煥日湖之棖題嗟乎俊以功而有廟人皆曰
毀之而不疑而王未嘗一日經歷乎此土乃相與創修
其廟貌而奔走以驅馳固忠奸之論定驗懿德於民懷

而痛定而思痛我明人是尤思王而不衰承先志以肇
祀歲治籩而滌犧見及弟與從子敬拜獻於庭墀惟生
人之大本以忠孝爲秉彝我不徒掩卷以太息尙則儆
其薄一而思齊神格余以佑啟奚聞乎浙水之東西樂
具奏而神醉髣髴兮渡江之靈旗

重葬宋儒王桃源先生祭文 有序 癸卯

道光十九年二月桃源先生墓爲江三所發縣中士大
夫及王氏宗裔紛起訟諸官久之始定讞下三於獄將
竄之而二十一年八月郡有西夷之變獄囚皆逃明年
四月難卒於是請君子相聚謀曰江三逸矣顧卽獲而

實諸法亦無補於先生今墓地已爲弓玉之歸而先生

尙無藏息之所可乎乃營治石穴原爲製宋衣冠斂之

棺重刻舒吳兩志納之壙以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重葬西隄故城前一日余同宋仲穆紹周王藹士德維

郭少道拱奎王蘭林葵往林村會葬祭先生於桃源書

院講院久不可問是時王氏假他宅而余爲之文先是

諸君爲余撰改葬志逡巡未敢下筆因念先生之學前

輩既詳言之惟重葬之繇與其月日不可以無志也附

記於此其文曰

事苟非痛心而疾首亦充耳其罔聞忽佗僚而驚告舉

行道皆酸辛彼剽掘爲慷慨夫奚愛乎先民縱傳刃其

何補况鞠蕤而跳身吁嗟乎噫嘻溯桑梓之學統性慶

厯爲最醇先生爲吾鄉慶嗟墜緒之莫續孰茫茫而問

津訪講堂其闕寂瞻御書而汗塵桃源書院即先生講

發壠竊於狂且奪遺廟於強魂城南門外故有桃源廟

祀他人而置先空意烏以陴惻敢信與於斯丈夫豈唯

生像於其側夫夫之猖披而標悍抑亦吾黨之無人反藥裡而重掩

長太息以逡巡悵幽石之毀棄舒直撰墓志及吳矜作

歎明器之沈淪家中有二大碗卜年既逾乎七百又孰

知夫衣冠之信亡而信存或言冢中尚存數骨彼取而

無視遺骸如委蛻亦達人之所云更千秋萬歲而不滅
唯講學傳道之精神聊聚土而樹表謂庶禁夫樵薪旣
捨畚而縱鍤用獻歆以薦芬

祭太平府同知駐龍州殉難秋楂王公文

嗚呼生百歲而漸滅亦考終之蜉蝣苟讀書而成仁復
奚憾於千秋父作忠以報

國子殉父而同仇感士夫以涕泣況桑梓之交遊昔聞
訃於冬仲佇祥車之首邱茲獻歲以脫轉再凌厲而星
周豈么虜之梗道淹山中以久畱將颺風之旋繞實戀
恨乎三州吁嗟乎指嶺雲以西眺尙稽誅而擁矛驚歸

魂於左海聽成鼓其未休跨絡鐵以擊苟乘朱航而征
侯動靈座之刀劒儻有懷於羅喉嗚呼哀哉

祭壽昌縣教諭殉節宋君文

戊午

卅總角至皓髮佩忠孝爲恆言苟幾希之未盡夫何至
泥首而乞憐等死節以作忠亦各視其所養惟激烈與
從容判難易於霄壤當賊氛之披猖君誓死以報

國一婦孺以同心百磨淬而不惑果殺身以遂志處鐵
中而錚錚乃始知正氣視所鍾而獨秀曾不計位秩之
卑小與顯榮吁嗟平義氣奮百世而立懦矧觀感乎同
時激貞忠而袒臂眾狂呼以起師嗟巷戰之無功遂不

幸其駢喪斯國殤之孔多夫非君將之而誰將吾聞夫
嚴陵戒嚴孤軍守國閒我不虞蹂躪東北旣蕩搖我門
戶遽尅期而橫行乃宵探以遠望倏見夫互數十里不
絕之紅燈謀三昔而如昨儼殺氣之夜騰散烏獸以駭
走不血刃而功成舉額手以相告慶安謐我邊陲斯明
燈之暫暫夫非君爲之而誰爲世聞吾言而相難謂君
生曾不得用物而取精作厲鬼其君志夫焉得是神兵
鬼陣而使賊以夜驚嗟常理之肌測豈識乎正氣所劾
薄爲最尊生不能操尺寸之兵柄死其必請命於帝闈
況毅魄之擾擾旣從君以追隨豈頓忘乎大蹙而駉彪

乘螭徒徜徉以遨嬉吁嗟乎謂明神之効靈將呵護我

全浙苟顯異於三衢庶金甌其罔缺

賊犯浙境自衢胡州之江山縣始

爲乎當君之生無能爲也而賊來兮雲屯逮君之死能
爲厲也而賊去兮風掃吾是以益疑鬼火爲君魂之所
爲而固非故人之阿好信若是其效忠雖卽死而奚憾
縱斯言之恟怳亦旣已成仁而無忝毀我室以取子幸
梧竹其紛前遺骸可等諸蜩蛻亦啟足而歸元茲迎喪
於鄮西將脫輶以設柳集平生之知交敬祖道而晉酒
雲馬兮風車君魂兮在茲尙舉觴而痛飲聽吾言之孔
悲嗚呼哀哉

咸豐戊午粵賊犯浙境掠數州縣以至壽昌殺教諭
宋君仲穆於學署中其縣之西鄉民憤起攻賊而眾
寡不敵爲賊所殲者數百人先是大帥頓重兵防嚴
州壽昌在其西南賊不敢犯旣而大兵檄守他處賊
偵知無備以五月十三日破之於是嚴州岌岌防守
者有段廉訪精兵百人段公觀察甯紹時卽吾鄞募
練壯勇號精兵局至是率百
人防堵嚴州距賊稍近有其門下盧派楓伯率勇二百餘
人而已此外道東北直抵省垣無片兵隻甲也方徃
遠無策而賊忽遠颺以去皆大愕不解後得之壽昌
人之陷賊中者云賊已尅期十六日攻州城而夜使

人探視我軍見紅燈熒熒互數十里密如晦夜之星
其魁驚疑親眺望之凡三夜無不然者以是大懼潛
遜全浙皆平此事余得之楓伯楓伯身在軍中其言
可信當時論說紛若卒莫知神燈所由來余謂實由
聖天子威靈遠屆鬼神效順全浙得安堵無恐然不呵
護於初犯浙境之日而特顯異於旣破壽昌之時壽
昌之失死事惟仲穆一人則焉知非我仲穆之爲之
也仲穆一生嘯強義形於邑今罵賊死 國怒氣未
衰此事當優爲之嗚呼么膺構禍積今將十年徵檄
四出兵疲餉盡而賊勢不少衰狼衝豕突蔓延半天

下前余爲文祭王太僕冀其神助今茲哭仲穆復及
神燈吾言孔悲知言之君子當不以爲妄也

祭朱蘭洲文 乙未

嗟乎蘭洲舍余去耶春風一別不再晤耶曩余始來君
家作壻把臂親我不我遐棄猶憶他日促坐寒檠暮雨
微滴秋蟲亂鳴君曰噫嘻我有所思達爲詞臣不達布
衣簿書錢穀瑣瑣奚爲旣言爾志舉以問我我笑應君
無可不可斯言在耳曾不須與嗟乎蘭洲今竟何如往
歲仲春召我山中重違君意負篋過從纏綿骨肉有逾
昔時我母卧病別君而歸片帆東下送我前溪意若不

樂悵悵久之曰君去矣兩地茫茫見君何日我獨悲傷
嗚呼少年別短會長何爲出此攪我離腸意將非君已
而旋止嗟乎蘭洲竟至於此追念前言不爲無因如所
謂讖憶之酸辛余旣東歸訊君近狀君饋藥來答余無
恙詔余侍疾勿醫而庸宛宛手跡在吾篋中我母病聞
余疾復作旋聞君病中夜意惡以君善病不以君憂豈
意至此嗟乎蘭洲今君之卒旣周歲月余不見君四百
餘日昔君之歿我有兄喪不獲遠來視君衣裳今我復
病在牀屢息愁緒茫茫長此無極乙未五月日在乙亥
使來奠君靈其尙在嗟乎蘭洲死生異途永不見君西

望咨吁一樽清酒酌以玉卮猶故人物爲我盡之悲夫
痛哉

立兒子爲後告家廟文

維咸豐三年歲次癸丑十有二月辛未朔越十有二日
壬午孝孫時棟敢以清酌庶羞告於祖宗之位前曰昔
商瞿二十八歲而無子其母更爲之取室是知父母之
愛子未有不望孫枝之早衍者今時棟年旣四十亦旣
三生男而三殤之矣懼繼體之未立以重爲先人憂敬
擇仲兒時楨第四子隆綬爲己子請諸仲嫂謀諸宗親
改名隆壽僉曰大吉敬涓良辰率以告於家廟若時棟

蒙列祖蔭苾繁有生育則以隆壽爲長男我祖宗我父
母實保佑之俾熾而昌敢告

烟嶼樓文集卷二十九

男隆壽平甫校字

烟嶼樓文集卷四十

鄞 徐時棟柳泉稿 甥葛祥熊豫齋校刊

四六

上羅宮詹師書

時棟猥以樗櫟之資與於櫟括之側不棄枉木貢名成
均庸竭菲材獻賦

天室顧念子弟行役同來觀

國之光有母尸饗孰慰倚閭之望以此中止未敢遠遊
惟是晨昏甘旨之謀不得朝夕琴瑟之坐昔聞教訓叨
立程門今隔雲山遠聆孔鐸馳依懷想懇惻不忘先生

稟峻嶽之精英被

聖朝之知遇屢操玉尺待卜金甌典學雍梁早奮述聽
之氣采風吳越未旣親炙之心

丹詔下頒寄重任於喉舌蒼生仰望儲大用於股肱邇
聞

寵簡總司榮膺端尹

晉以三命式是四方泰山北斗之瞻久徵學者感恩知
己之至況在門生敬達欣喜之忱復申干請之願往者
幸廁門牆之籍妄乞祠堂之碑許賜銜名未允論譏夫
劬躬燠後之行不述無徵象容載烈之辭以人而重曾

正臣無歐陽之志則謂所託非人蘇明允得太保之銘
乃能見信於後竊念先君立志髫髻奮跡寒微見義必
爲敦善不怠東塾西塾是安學而親師大宗小宗乃因
睦以合族稱名沒世郡縣上其生平有

命自

天

朝廷表其宅里義莊無恙尙修范氏之規家廟告成未
著顏君之德在昔偃王遺廟昌黎勒碑孺子祠堂南豐
作記光我宗祏傳其文章今復遭遇鉅公竊願濡染大
筆倘得一字卽爲至榮以方二公豈云多讓伏乞退食

之暇點筆而成洗耳以聽鐘鏞翹首而待燕許辟江河
之行地所到成文如星雲之麗天爭先快睹韓陵片石
將畱焜燿於千秋謝安碎金共拜寵光於百世

與友人書

足下以溫故知新之學爲授粲適館之賓雖音問之睽
違想起居之佳暢乃者述故人之近狀來有朋於遠方
館人不恭愆於酒食先生盛怒撤其舉比一人而蔽火
光待客之飯不等大截而無切肉尙席之楮未來於是
投袂而興裝裳遽去父兄恐懼弟子哀號肉袒負荆竟
閉門而不納聲罪致討將鳴鼓以相攻彼哉彼哉未足

與議子兮子兮如何勿思夫乾餼以愆民之失德醴酒
不設士當見幾必有微漸之防何至飲食之訟今足下
旣失詩人之雅又無穆生之明同其始而異其終怒於
室而色於市原其歸來之意不在無魚聞有道路之辭
以爲爲肉惟彼無禮是以去之若此多言亦可畏也且
夫惡聲不出君子之絕交習俗不汙賢者之處世邇者
江河日下岸序風衰鎗銖是爭見於吾黨之無未識已
爲人師大工舖餒之謀動修睚眦之怨譁然村學與於
斯文魏乎冷官因以爲利哀多益寡苞苴且乃行捲甲倒
戈風波頓息向也狐悲兔死張陳刎頸之交繼則蚋集

蟻攢管鮑分財之日往事可爲流涕達人豈宜效尤況乎夫也不良子則何罪昔者不佞聞諸先師君子能容來者不拒是以駢角有子無害犁牛仇讎爲兄不棄司馬王綱齋先生語今諸生接踵戶外匍匐以來叩首庭中涕泣而道且感且悔至再至三未嘗失其本心抑豈不可教訓嗟乎舊惡不念逸民之高微罪而行聖人之大景芳躅於往古誠覆轍於當前能降心以相從庶維持乎風教縱裹足而不往勿謀動夫干戈不揣鄙愚謹陳一得毋爲已甚請自三思

重建漢孝子董君廟碑記

代

夫行營高厯韓信卜葬之年奔走風雷王哀隱居之日
松楸深沈之地固應久而不忘桑梓敬恭之心尤當思
其所愛故先靈之所安厝實人子之所瞻依而況滴淚
望親慈孝永相倚戀斬仇祭墓朝野共式儀型今茲葺
宇崇祀之鄉疇昔負土成壟之所單身林野綱常於以
炳然千載草廬魂魄猶當戀此此漢孝子董君之廟所
由建於淑德夫人之墓下也當其執喪致哀寢苦伏塊
祥烏下集黃鳥悲鳴永違啜菽之歡屢灑盈襟之血自
爲營窟皇甫遐之居廬不共戴天越句踐之殺父從吾
先人於地下爾忘大仇取諸其母之懷中彼猶人子處

心積慮忍之須臾離裏屬毛哀此罔極枕干無言之隱
鬼神鑒其苦衷錫類不匱之思仇讎戴其大德泊乎暫
違南郭撫劔長號誓斬東鄰提戈壯往痛入骨髓奮臂
而呼手擲鬪體被髮以祭九原可作母亦爲之歡顏一
坏未乾事竟成於有志然而奉牲以告我無後冤殺人
自專國有常憲旣滿大恥願就明刑死之日猶生之年
自囚以歸司敗宥其罪且旌其行起家而拜郎中赦則
可生全歸之幸徵不可起終天之悲但得藉手以衝讎
胸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守邱壟而安素位孺慕終身保
首領以沒餘年君恩再造昔者何禹感友之義醜墓以

頭呂母雪子之冤殺宰而祭事足歌泣道非中庸君以
率性純白之身修柔色溫清之養地不愛寶涌此甘泉
人之無良貽我大感夫其隱忍數載仁也翦滅崇朝勇
也不觀國法順以承也不梯榮名貞而介也孝于惟孝
純乎其純德無閒言加古人之數等誠能動物復大道
於千年是以師表人倫敦厲末俗昭銘垂代朝廷表其
里居知禮變夷草野想其餘範鄖江之俗薰然遺風慈
溪之名光於上縣城中故宅遺像清高溪上徙居新祠
輪奐制祀以爲國典由漢以來尸祝徧乎郡民於今爲
烈況茲體魄歸藏之地尤爲靈爽式憑之區宰木猶存

展墓坐社之會草堂無恙剝風蝕雨之中垣墉傾欹榱
桷赤自在嘉慶甲戌之歲肇建寢宮越道光己丑之年
作新遺廟齊聖不先父食聿修先公上祀之儀至德久
在人心共仰大孝尊親之義迺者經始弗亟揀度告成
爰乞雕蟲之辭將刻麗牲之石夫首會稽之英俊虞翻
有言昭夫子之德音崔殷作碣訪墓近在樓攻媿之遺
文執馭忻然舒信道之新什述慷慨從容之行有愧前
賢敘興修歲月之詳用彰成事嗚呼白楊蕭瑟尙表隴
首之阡黃蒿蔓延敢忘城偏之冢過墓則式見賢思齊
具有肺腸誰無父母敬其而無悔怒觀感以興善良歸

宇千春奚啻仰靈光之殿真瓊一片請與續徐之碑

先府君七十生日祝文 戊戌

嗚呼遊寶巖兮一葉

鄞西南寶巖山山下有寺

敢忘避客之辰歸道

山者九年又遇稱觴之日雖老成之已謝尙有典刑惟諸孤之不才誰無罪悔謹告愆尤之積將聞歎息之聲嗚呼兒等昔在成童之年幸際俱存之慶念出入之願復蓋厚蓋高問稼穡之艱難不知不識非伊朝夕是諄告以話言莫敢怠違用獲免其罪戾天乎不弔降此鞠凶我生不辰至於大故旣乏之負荷之力又無陳修之材

遺大投艱受治命於易簣臨深履薄奉慈訓於高堂俾成一簣之功以慰九原之望義莊完於宗族規矩粗陳暴骨收諸野田掩埋是亟上遺行於郡國下

褒詔於

天家

寵光被及孤兒餘慶本之先澤然而敦本崇本

先府君所立兩

家甫竟前猷東湖南湖未酬夙願

先府君將築隄防於東錢湖又擗岳鄂王

廟於南湖工半而沒

語詳先府君言行記敢侮餽粥或寢卧榻之旁謀動干

戈竟在蕭牆之內鴟鴞毀室大負恩勤鵲鶴在原莫救

急難始知疇昔之日盡依覆幬之中如彼飛蟲資教誨

於式穀譬諸草木託蔭庇於本根至外侮之迭來乃重傷於何怙亦旣晚矣尙忍言哉重以天災流行人事代謝上累白髮之母死而復蘇下及黃口之兒危乎幾殆雁行忽折家督云亡鵲血未乾冢婦繼逝就外傳之幼子未卜成材隨諸父之孤孫方始授室嗚呼遭家不造猶或聽之在天惟口起羞將孰追其作孽久勞母教命讀父書旦夕勛其弟兄冀承遺志後先入於庠序稍慰慈懷小器易盈無才而傲破牀入夢致驚清夜之魂坐地聞聲又蹈前車之轍旣命止酒亦悔於心忽復興戎莫捫其舌褊心是刺以爲遊戲之詞抵掌而談遽入傳

聞之耳崛強猶昔輾轉相尋始爲罵座之灌夫繼爲遇
讒之巷伯幾觸文網之密將成詩獄之冤鄉黨交遊不
理輿人之口家庭陟降大傷厥考之心幸託忠厚之貽
風波漸以銷釋抑賴師長之教黑白未敢分明嗚呼師
程子之和平學武侯之謹慎垂爲家訓銘諸座右輕薄
無端付遺言於充耳暴棄是懼述往事而迴腸止謗莫
若自修痛懲前行爲學如恐不及思貽令名庶無忝乎
所生尙克開於我後今者率循舊典恭薦清尊事死如
事生奉承以進在上而在左著存不忘靈爽式憑馨香
可格無小無大俾爾壽臧不忒不求勿予禍適嗚呼屬

於毛而離於裏誰無寸草之心養之薄而祭之豐孰補
白華之絜容聲宛在邇哉問視之期旌旒猶來沛矣孫
曾之慶

先府君百歲生日祝文

戊辰

往而不可畱者濡露降霜之歲月久而不可泯者修德
行義之精神痛棄養於昔時僅踰六秩溯降神至今日
正屆百年謹邀陟降之靈用潔蘋蘩之薦恭維

顯考愛敬之德配於古人兢業之心持以畢世校射冠
多士而志在詩書塵身致厚貲而心存施濟爲仁必本
孝弟讓產則尙在居貧布惠肇始宗親立學則已先教

族自近而遠濟海島之危檣推親及疏封野田之暴樵
一夫當授百畝緘餘以俟公須千金不如一經式穀以
期後嗣乃具規爲而底法未成作室之功亦慚負荷於
投艱莫慰析薪之望科第之榮當世受蔭旣多文字以
壽吾親不明等謂嗟乎先疇舊德莫非高天厚地之恩
盛業鴻名豈藉孝子慈孫之力鄉先生可祭於社程侯
久有定評省大吏以請於

朝

慕陵已頒褒典家廟有旌義之祀宗支共拜深恩神坐
設平政之祠里黨不忘大惠分瓣香於一席郡庠縣序

之旁祔遺廟以千秋碣港河橋之上。一鄉俎豆公道自在人心。百代儀型往事無非家教。兒等昔承詩禮勉紹箕裘。無父曰孤。趨庭之日蓋寡。小人有母授硯之誨。時聞教之義方。訓其成式曰。嗟予季吾耳熟。故能詳無忝所生。汝有爲亦若是。然而有事祇服厥考之心。克肖綦難名父之子。深淵薄冰之誠。時誦葩經。琴絲雛鳥之言。猶存柱帖。教似琴絲之挈緒。學如雛鳥之數飛。府君顧所撰家塾柱聯也。餘事竝詳嚴範錄中。顧暴棄無能。振業惟不事乎儉勤。而刻薄不可傳家。尙稟承乎忠厚。嗚呼。馬齒加長。駒隙易過。世事何常。海遭喪亂。先廬無恙。得復邦家。堂構聿修。仍此規模之舊。寢門

猶在永無問視之期衛司空之六男已亡其半郭尙父
之七婿僅得餘三子生子而孫生孫童并授之經訓老
吾老而幼吾幼莊塾守厥遺規成彼輿梁十六舟之東
津如故修我牆屋四十年之南學依然敢云繼志之能
謹爲奉盛之告夫功德彰於沒世知爲靈之孔昭血氣
本於所生豈有感而不應顧復無異於疇昔日鑒在茲
呼吸況通於此時旣昭假爾來歆享祀式降几筵若子
若孫曾各致敬其之日在上在左右如依怙恃之年嗚
呼期頤亦人事之常不愆遺乎一老介眉從禮儀之俗
徒抱恨於終天閒以笙鏞三獻達和平之聽錫茲祉福

百世蒙佑啟之休

公請宋儒袁正獻公從祀 文廟呈詞 丁卯

竊維千秋統緒儒宗任開來繼往之功兩廡春秋祀典
係學術人心之重列經師則漢唐箋疏崇道學則濂洛
淵源議復議增已極樂備禮明之盛傳經傳道尙有躬
行實踐之儒發祕笈之光芒

昭代頒行於世煥

奎章之褒詠

天語論定其人久師表於士林希仰邀夫典禮謹案宋
故儒顯謨閣學士光祿大夫諡正獻袁燮生而端慤幼

卽靜專理境湛然早悟槃水之趣家世儒者時讀瓊牖
之書執經登金谿之門具有原本撰杖侍東萊之席益
富見聞遂以希賢希聖之素懷見諸利國利民之實用
當其射策都下捧檄江陰邑有弦歌人無詐僞武備不
弛兵彎校射之弓民隱上聞吏抱振饑之牘學正甫召
黨禁旋興浮沈幕僚聞浙幾無獄訟參議邊事淮徐以
爲干城洎當嘉定之初洊厯奉常之職進對三殿首陳
敬賢納諫之規出守九江力舉節用愛人之政行種世
衡之射法益固江防告劉元鼎以兵謀果降峒寇奏奉
行夫寬大新易之楮幣方頒請磨礪其精神更化之紀

綱未振累官祭酒士氣日以激昂厯任說書君心資其
啟沃於是駸駸大用擢爲文學侍從之臣惓惓一心抒
其幼學壯行之略正主德而固國本將措天下磐石之
安卻歲幣而納流民默銷鄰國兵戈之氣料敵論邊之
疏陳務述要之謨根本藩籬旣條數之甚悉懇惻忠愛
非矯激以鳴高由卑亢致顯尊進退不關榮辱係仰望
於中外出處視爲重輕屬以晚宋不綱強金未殄邊臣
怯戰時相議和故儒方慷慨以陳義形於色臺臣則彈
劾交起時不能容責難爲恭見幾而作陳力就列事君
以道四十年用行舍藏丐歸之疏八九上盈廷水火一

老山林飲饒國門時人惜其已去優游鄉里學者聞而
來歸夫以理學之派旣分門戶之見滋甚德性問學各
奉師承簡易支離互相攻訐故儒破除除眈域參究異同
學本出自陸門心特敬夫朱子爲舒文靖沈端憲畏友
篤實有過於慈湖貽謝郡守呂倉官諸書聞望久推於
徽國道源共貫麗澤交資兼以蒼翠諸家疏通眾說論
辨聖道與樓攻媿相往還考訂舊章引陳止齋爲商榷
芻搜遠紹得其會歸尊聞行知守之兢業紛競於千差
萬別悟以心求道之非絀繹於六藝百家肩開物成務
之任無偏倚無瑕玷巍乎一代之宗如滄海如璠璣偉

然萬夫之特況夫博聞多識立說著書疏證禮儀發明
語孟參治蹟於今古家塾鈔書託詩誼以開陳經筵講
義洞悉樞要武經兵略之編尊藏史成玉牒寶訓之紀
譜小陸之遺範事緯年經蒐先秦之古書露鈔雪纂詞
章則溫純條鬯根至理而成文賦詠則皜潔芬馨寓自
修於寄興以述作爲管磬笙鏞之樂病不知勞其論議
無奇險刻峭之辭義皆可曉由是垂世立教體道作師
狀偉行以萬言浦城繼其學統啟大儒於再世蒙齋衍
其心傳去而折衷孫監獄爲新安高第來相請益邵機
宜則舊學同門滄洲諸史之操持退避宗袞剡水二胡

之文學表式鄉閭得英才而教育之二三子其聞緒論
雖答問與淑艾者數百輩竝是傳人蓋兼言教身教之
隆允協經師人師之望是以聞風而起流譽彌馨志墓
成篇楊文元摹寫其大節易名有請真文忠昭揭其盛
心陳和仲撰議謚之文餘皆閣筆傳正夫有訓語之記
勒爲專書所言當晝誦夜思王厚齋之勉晚學其人如
冰瑩玉澤文信國之仰前修以數公當代鴻儒已極推
崇之語至今日後生小子倍深嚮往之思矧乃恭遇
高宗純皇帝搜訪遺編表章正學檢永樂之大典採故
儒之嘉言祖孫父子之書六呈

御覽經術文章之美兩荷

宸題

許其身名未異考亭之學

論其體用允符君子之儒

褒講義之重切磋雅頌惜其已失

嘉劄子之得要領切實可見施行仰

天藻之輝煌

賞識於南宋諸儒之列稽館臣所修纂贊揚於全書提要之中著作彌光聲聞自壽言爲法而行爲則四十卷具見純修讀其書而知其人七百年事昭定論某等儀

型往哲景慕前徽表通德於鄭康成獲居其里考昌言
於仲長統未見其書幸逢

右文稽古之朝始悉異代儒臣之學行已則羣宗碩德
立朝則屢進讜言告后謀猷陸宣公之精英龜鑑接物
氣象程明道之時雨春陽名節自期悉本精純之學術
政績可紀無慚卓越之經綸得兩編羽翼聖經解書義
而講詩義以一身傳授道統承象山而啟西山品學之
超等倫既備彰於

聖代俎豆以昭崇報似有待於

今時謹用臚列其生平敢請升祔於黌序豈獨梓桑恭

敬長留東西浙多士之型自當芹藻馨香永備上下庠
明禋之典

烟嶼樓文集卷四十

男隆壽平甫校字

皇清內閣中書柳泉徐君墓誌銘

余交徐君四十年辱知契深且久而君少余九歲余謂君他日當誌吾墓君亦笑而諾之人事難知君竟先余而長往矣將葬其子隆壽乞爲銘荒落如余何足以知君然屈指儕輩僅有存者惟余猶知其什一二也乃敘而銘之君諱時棟字定宇又字同叔號柳泉鄞人父諱桂林由武生爲營千總贈奉直大夫以義行旌前母李氏贈宜人母陳氏封太宜人贈公六子君第三五歲入塾贈公督課甚嚴十六而孤銳意嚮學與四弟子舟互相砥礪竝負時名旣補諸生學使南海羅公命呈所作

詩古文歎爲異才遂充道光癸卯優貢子舟以是科舉於鄉成乙巳進士官西曹明年丙午君捷秋闈兩應禮部試尋丁內艱服闋後不復赴以助饟授內閣中書君家月湖之烟嶼因以烟嶼名其樓聚書充之日坐臥其中上自經訓旁及子史百家靡不究覽焚膏繼晷徹夜不倦後遷城西草堂藏書益富學亦益進發爲文章滔滔數千言事理洞達見者疑爲不假思索而君實研精覃思一字一句無不斟酌出之敘事似子長體物似子厚持議似子瞻旁及詩歌浩落自喜而樂府入漢魏之室尤其至也君嘗謂立言不本經術卽工文亦無足觀

然經義宏奧歷二千年之箋解竟有未發其覆者故其治經獨抒心得證據鑿鑿幾奪前人之席成一家言尤畱心鄉邦文獻嘗校刊宋元四明六志與余往復箋札至百數十通別爲校勘劄記附以佚文作者傳餘錄雜錄又嘗集同人爲袁正獻公請從祀考證事實窮日夜之力成正獻從祀錄正獻世譜略復因劄文靖後人之請成新校廣平學案近方纂修縣志搜採精博病未卒業士論惜之吾浙徐氏多祖偃王漢以後紀載每有貶詞王墓在鄞錢志疑之君據周秦古書及史記正義以匡其失成徐偃王志又集東坡表忠碑字作先德銘刻

石祠中生平所著於書有逸湯誓考三太誓考召誥解
於詩有山中學詩記詩音通諸經論孟各有論說別爲
烟嶼樓經說若干卷他若朱氏逸經補正毛氏舜典補
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春秋規萬則糾近人之謬國語
韋注正誤呂氏春秋雜記則訂古注之譌其餘雜有撰
述皆卓然可傳後者同治癸亥草堂燬稿多亡失惟逸
湯誓考宋元六志袁正獻從祀錄新校廣平學案烟嶼
樓詩集已梓行其手定文集四十卷及已成未成諸書
臨歿屬其甥葛祥熊門下劉鳳章整理之天不終厄斯
文豈竟聽其湮沒也耶君性坦白而詞多亢厲有睥睨

一切之概人初憚之久亦信其無他座客常滿高談酣
飲幾無虛日而於聲妓徵逐之娛掉頭不顧則又自古
才人名士所希有者才識既優親友以疑難相質得一
言各當其意以去年前軍書旁午當道屢延君共事君
屏謝冠蓋閉戶著書而已內行敦篤待宗黨交遊恩誼
周洽大抵取法贈公然在君非難能者姑略之卒於同
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年六十配朱孺人葉孺人君年
四十五仲兄子爲後卽隆壽議敘九品後納妾鮑氏生
子隆壽尙幼女四長適舒懋敬次適吏部主事凌忠鎮
三子吳世栗四未字孫一正塘正堤孫女一長字朱允

煒次字吳愷澤君自營生壙於縣西南王杜畧將以同
治十三年四月癸酉朔窆之其兩孺人預爲葬記未及期
而君卒隆壽乃以其日奉君柩與兩孺人合葬焉銘曰
天生才良不偶天忌之將誰咎光熊熊留劫後藏名山
尚不朽

敕授文林郎廣西知縣徵舉孝廉方正
特旨揀發江蘇知縣同邑陳勸撰

清內閣中書舍人徐先生墓表

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八日柳泉徐先生卒年六十其友董沛流涕言曰自謝山太史歿吾鄉之學統幾絕先生以經術文章主盟壇坫後進高材生成北面稱弟子四方知名之彥以事之四明者皆願望見顏色出所業相證問而不佞遊處三十年時以一得之愚請益於先生而先生時啟發之歸乎一老東南人才所視爲標準者也今而後吾黨之士其誰與爲質耶先生名時棟字定宇一字同叔學者稱柳泉先生其先出偃王在太末者爲大宗唐光化閒自衢遷台宋南渡後自台遷明遂爲

鄞縣人曾祖嘉獎卜宅月湖之西祖廷芳貽贈奉直大夫父桂林由武生授營千總

詔旌義行贈奉直大夫母李氏贈宜人陳氏封太宜人先生爲義行第三子陳出也姿性通敏委已於學成諸生充道光癸卯優貢旋中丙午舉人以翰饒授內閣中書自其少時有志著述兩上春官卽家居不復出湖西烟嶼樓藏四部書六萬卷盡發而讀之丹黃雜下徹夜不倦對湖居人恆以五鼓望先生燈火候晨日燈滅俄頃而天明矣洎遷城西遭兵火之厄圖籍俱盡乃營新宅購藏如其舊寢息於中老而彌篤窮年兀兀著書數

百卷余屢館其家恆出其篋笥之帙而相與討論之故
知先生之學者莫余若也先生覃思精詣治經有心得
不傍漢不徇宋常主先秦之書以平眾難故不蹈近人
墨守之弊尙書湯誓有二一爲伐桀見於今文一爲禱
旱錯見於古書梅氏竊取古書以綴湯誥而禱旱之誓
湮矣先生正之則有逸湯誓考太誓亡於秦火河內女
子所獻亦僞書也近代崇漢學據以爲真先生非之則
有三太誓考言詩音者始自陳第亭林輩繼之往往以
漢魏之韻強合古音先生以詩證詩分爲七部而周人
之韻著焉則有詩音通避寇建隩閉戶說詩以褰裳爲

告密以葛生爲悼亡以猗嗟爲誇壻以賚般爲祭太山之詩以下武爲美成王之作其他箋釋雜引諸經解之則有山中學詩記讀充宗之書而嫌其疏也則有春秋規萬讀西河之書而斥其妄也則有舜典補亡駁義四書毛說駁正又嘗補朱輯之逸經校畢刻之呂覽以暨羣經國語皆有論著此則先生羽翼經傳之功也四明舊志宋元凡六家先生購而刊之其考異也曰札記其補闕也曰佚文其述諸家之傳也曰作者其撫前人之議論也曰雜錄而山經鄉志之屬以其目附焉曰餘考爲宋儒袁正獻公請從祀創四明未有之舉詳其本末

曰事實錄考其系代曰世譜略舒氏子孫刊文靖遺集屬先生審定之先生參核羣書以糾近刻宋元學案之謬曰新校廣平學案邇年修縣志當事請先生主之商榷凡例仿史館列傳之體徵引文句各注本書所採踰千種建議爲貞烈節孝請旌一邑至千餘人而擇其尤著者人自爲傳以列之新志搜訪鄉先正詩文上自漢唐以迄於元踵諸家耆舊之集而益所未備凡數十冊此則先生表章文獻之力也他所撰述若偃王志若北宋譜疏證若家傳若言行記思舊記皆徐氏一家之書亦精確可傳後者先生論文漢以司馬氏爲宗而參以

劉向唐以韓氏爲宗而參以柳宗元故所作宏深雅健
奄有眾長詩則浩浩直達無門戶之習樂府法漢魏詞
近蘇辛其餘事也詩集十八卷已梓行文集四十卷以
命其甥葛祥熊刻之我

朝二百餘年經術如惠定宇江慎修王伯申文章如姜
西溟惲子居姚姬傳皆元明以來所不易見然而兼是
二者自望溪臯聞而外亦無多焉望溪研究義理而不
甚長於考證臯聞則申明漢儒猶是專門守己之學其
文章雖無愧正宗而經術則各據一是也先生之文章
中立乎方張之間蓋庶幾矣至其沈潛遺經援據古訓

本漢經師之家法而於宋代講學諸儒亦闡發不遺餘力信乎其爲通儒也前娶朱氏同縣人道光二十六年十月三日卒年三十三再娶葉氏慈谿人咸豐十年十二月五日卒年三十五先生甫四十立仲兄子隆壽爲後以佐振議敘九品銜後納妾鮑氏奉化人生子隆籌尙幼女四長嫁舒懋敬次嫁吏部主事凌忠鎮三字吳世栗四未字孫三人正塘正堤正坵孫女二人先生卒之明年隆壽以四月朔日葬先生於縣西南王杜隩陳徵士勸爲之誌又明年乃請表墓嗚呼三十年來先生之益我多矣余幸得稍知古今而不以荒陋自畫者先

生之力也先生臨歿猶嗚咽執余手鄭重以遺文相屬
今而後四明之學統其誰繼之耶不腆之文以表先生
余非徒哭其私也已光緒元年四月同縣董沛表